

禍起蕭牆—淺談玄武門之變

何俞羸。私立曉明女中。二年甲班

壹●前言

貞觀盛世，是歷史上爲人稱道的一段佳話。唐太宗勵精圖治，臣子們各守其職，使社會風氣一改前朝隋煬帝時糜爛腐敗的風氣，呈現出煥然一新的局面；更爲將來武則天的政績與唐玄宗開元之治打下了基礎。然而造就貞觀之治的礎石，卻是兄弟鬩牆、血濺宮門的慘劇—玄武門之變。這場政變所造成的不只是貞觀之治，更使唐朝太子地位常常不穩，由此而來的就是更多的政變，對於唐朝的統治可說是相當不利。從史書中可以得知，在玄武門之變中李世民殺了自己的兄弟，進而登上皇位，成爲傲視群倫的天可汗。但是，在這場政變中，勝利之神是否一直守護著李世民呢？李建成和李元吉又是否曾經有打敗李世民的機會？而玄武門之變對唐朝又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呢？

貳●正文

一、太原起兵

「李淵本來是隋王朝的貴族，靠繼承祖上的爵位，當上了唐國公。西元 617 年，隋煬帝派他到太原去當留守（官名），鎮壓農民起義」（註一）

「唐，原是山西古國名，在山西南部。李淵素無大志，在那群雄競逐的歲月，手握河東一方兵權，卻無心於河山，只顧在晉陽離宮中同宮女們廝混。父親庸庸，兒子們卻很幹練。長子建成時年二十九歲，次子世民年二十歲，四子元吉年十五歲，個個英武強健，雄心勃勃。」（註二）

「正好在這個時候，太原北面的突厥（我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之一）可汗進攻馬邑。李淵派兵抵抗，接連打敗仗。李淵怕這件事給隋煬帝知道了，要追究他的責任，急得不知道該怎麼辦。李世民抓住這個機會，就找李淵勸他起兵反隋。李淵一聽，嚇得要命，說：『你怎麼說出這種目無王法的話來。要是我去報官，準會把你抓起來。』李淵當然不會真的去告發，只是叮囑他以後別說這樣的話。」（註三）

「西元 617 年即大業十三年，世民趁機勸父親起兵。李淵一聽，大爲驚恐，竟要捆兒子送晉陽縣衙，治他謀反之罪。其實，晉陽縣令就是世民的同謀，當其時，只有這位唐國公不識時務罷了。後來，李淵受到隋煬帝的逼迫，眼見難免有殺身之禍，才只好聽從兒子的安排，開倉濟民。五月，起兵太原。」（註四）

從太原起兵這件事看李淵，便可窺見其個性較爲被動，遇事處置態度趨向保守，甚至可說有一點優柔寡斷；這種性格，也可說是玄武門之變的間接肇因。兒子之間的紛紛擾擾，每一個舉動皆有可能毀了剛成立的唐王朝，在這種日趨白熱化的

鬥爭中，李淵並沒有適時阻止，最終釀成了血濺宮門的慘劇。

二、玄武門之變

01.緣起

「大業十四年三月，煬帝死於江都。五月，李淵在長安稱帝，建國號唐，改元武德，是為唐高祖。又立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註五）

「三個人當中，數李世民功勞最大。太原起兵，原是他的主意；在以後幾次戰鬥中，他立的戰功也最多。李建成的戰功不如李世民，只因為他是高祖的大兒子，才取得太子的地位。」（註六）

在這種情形下，身為太子的李建成自然會覺得太子的寶座坐不穩，雖然身邊謀臣不亞於秦王李世民，但在大局初定的唐朝，有個戰功謀略強於自己的弟弟，不啻為天大的不定時炸彈，是會危害到自己地位的敵人。

02.李建成

「隱太子建成小字昆沙門。資簡弛，不治常檢，荒色嗜酒，畋獵無度，所從皆博徒大俠。隋末，高祖被詔捕賊汾、晉間，留建成護家，居河東。高祖已起兵，密召與元吉赴太原，隋人購之急，從間道至，授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定西河，從平京師。唐國建，為世子，開府置官屬。又遷撫軍大將軍，為東討元帥，將萬人徇洛陽，授尚書令。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註七）

新唐書中如此描述建成：「資簡弛，不治常檢，荒色嗜酒，畋獵無度，所從皆博徒大俠。」史官在描繪一個皇子的時候，必定是有一定的事蹟依據，才敢以三言兩語寫出此人個性。但是，假若建成真的如同史書上描繪的如此留戀聲色犬馬，魏徵及王珪又怎會拜在他的門下，並且忠心於他？

「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以帝初興，建成不知謀，而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英豪歸之，陰許立為皇太子，勢危甚。會劉黑闥亂河北，珪等進說曰：『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宮，非有功德為人所稱道。今黑闥夷叛殘孽，眾不盈萬，利兵鏖之，唾手可決，請往討，因結山東英俊心，自封殖。』建成遂請行。黑闥敗洺水，建成問征曰：『山東其定乎？』對曰：『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黨皆縣名處死，妻子系虜，欲降無繇，雖有赦令，獲者必戮，不大蕩宥，恐殘賊嘯結，民未可安。』既而黑闥復振，廬江王瑗棄洺州，山東亂。命齊王元吉討之，有詔降者赦罪，眾不信。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賊懼，夜奔，兵追戰。黑闥眾猶盛，

乃縱囚使相告曰：『褫而甲還鄉里，若妻子獲者，既已釋矣。』眾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禽黑闥。」（註八）

A. 魏徵

「魏徵，巨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內黃。武德末，爲太子洗馬。見太宗與隱太子陰相傾奪，每勸建成早爲之謀。太宗既誅隱太子，召徵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眾皆爲之危懼。徵慷慨自若，從容對曰：『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爲之斂容，厚加禮異，擢拜諫議大夫。數引之臥內，訪以政術。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每與之言，未嘗不悅。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註九）

B. 王珪

「王珪，太原祁縣人也。武德中，爲隱太子中允，甚爲建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於嵩州。建成誅後，太宗即位，召拜諫議大夫。每推誠盡節，多所獻納。珪嘗上封事切諫，太宗謂曰：『卿所論皆中朕之失，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只爲不聞己過，或聞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乎？』太宗又嘗謂珪曰：『卿若常居諫官，朕必永無過失。』顧待益厚。」（註十）

從魏徵、王珪二人的個性，可以得知建成並非完全如同史家所寫的是只會留連聲色犬馬，資質平庸之人。假設真是如此，那麼魏徵及王珪兩位貞觀時期受到太宗重用的名臣又怎會願意爲此不配託付宗廟大事之人所用？

03.李元吉

「巢刺王元吉小字三胡。高祖兵已西，留守太原，封姑臧郡公，進齊國，總十五郡諸軍事，加鎮北將軍、太原道行軍元帥。帝受禪，進王齊，爲并州總管。初，元吉生，太穆皇后惡其貌，不舉，侍媼陳善意私乳之。及長，猜鷲好兵，居邊久，益驕侈。常令奴客、諸妾數百人被甲習戰，相擊刺，死傷甚眾。後元吉中創，善意止之，元吉恚，命壯士拉死，私謚慈訓夫人。劉武周略汾、晉，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守。元吉喜鷹狗，出常載置罔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夜潛出淫民家，府門不閉。歆驟諫，不納，乃顯表於帝曰：『王數出與竇誕縱獵，蹂民田，縱左右攘奪，畜產爲盡。每射於道，觀人避矢以爲樂。百姓怨毒。不可與共守。』有詔召還。元吉密諷民詣闕請，乃得歸。武周以五千騎屯黃蛇嶺，元吉使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達辭兵少，強之，至則盡沒。達怒，導武周陷榆次。元吉保祁，賊急攻之，遁還并州，賊張甚。元吉給司馬劉德威曰：『公以老弱守，吾率銳士拒賊。』因持寶物、攜

妻妾夜出，委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自是嘗令從秦王征討，不復顯軍矣。」
（註十一）

由此可知，元吉之暴虐無德、好勇無謀，是鑄下他日後敗亡的重要因素。「小不忍則亂大謀。」果斷勇武固然是行動時的重要關鍵，可是奪嫡之事非同小可，豈能隨便定奪，僅靠武勇來取勝？如果建成和元吉得志，那麼今天歷史上絕對讀不到瑰麗大唐的故事，而只是亂世再起、烽火狼煙共青天、生靈塗炭的悲慘罷了。

「時秦王有功，而太子不為中外所屬，元吉喜亂，欲併圖之。乃構於太子曰：『秦王功業日隆，為上所愛，殿下雖為太子，位不安，不早計，還踵受禍矣，請為殿下殺之。』太子不忍，元吉數諷不已，許之。於是邀結宮掖，厚賂中書令封德彝，使為游說，帝遂疏秦王，愛太子。元吉乃多匿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為用。元吉記室參軍榮九思為詩刺之曰：『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元吉見之，弗悟也。其典簽裴宣儼免官，往事秦府，元吉疑事洩，鳩殺之。自是人莫敢言。秦王嘗從帝幸元吉第，伏護軍宇文寶寢內，將以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慍曰：『為兄計，於我何害？』」（註十二）

建成和元吉本有可能逃過玄武門前的劫難，進而成為唐朝皇帝，然而建成的猶豫造成此次行動無法成功，更進一步的導致日後毒殺秦王失敗。失去了最好的時機之後，想要再行動便會成為難上加難的事情。沒有即時殺掉世民，令兩人最終走向敗亡一途。

「突厥郁射設入圍烏城，建成薦元吉北討，乃多引秦王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與行，又籍秦府精兵益麾下。帝知之，不能禁。元吉承間密請害秦王，帝曰：『是有定四海功，殺之無名。』元吉曰：『王昔平東都，顧望不即西，散金帛樹私惠，豈非反邪？』帝不應。太子與元吉謀：『兵行，吾與秦王至昆明池，伏壯士拉之，以暴卒聞，上無不信。然後說帝付吾國，吾以爾為皇太弟，而盡擊殺叔寶等。』率更令王晙密以謀告秦王，王召僚屬謀，皆曰：『元吉戾很，使得志，且不能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以元吉字合之，其文成『唐』，元吉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為亂未克，已復傾奪，大王不蚤正之，社稷非復唐有。」秦王由是定計。」（註十三）

04.明爭暗鬥

「帝晚多內寵，張婕妤、尹德妃最幸，親戚分事宮府。建成與元吉通謀，內結妃御以自固。當是時，海內未定，秦王數將兵在外，諸妃希所見。及洛陽平，帝遣諸妃馳閱後宮，見府庫服玩，皆私有求索，為兄弟請官。秦王已封帑簿，及官爵非有功不得，妃媛曹怨之。會為陝東道行台，有詔屬內得專處決。王以美田給淮安王神通，而張婕妤為父丐之，帝手詔賜田，詔至，神通已得前，不肯與。婕妤

妄曰：『詔賜妾父田，而王奪與人。』帝怒，召秦王讓曰：『我詔令不如爾教邪？』他日，謂裴寂曰：『兒久典兵，爲儒生所誤，非復我昔日子。』秦府屬杜如晦騎過尹妃父門，恚其傲，率家童摔毆，折一指。父懼，即使妃前訴秦王左右暴其父，帝不察，大怒，詰王曰：『兒左右乃凌我妃家，況百姓乎？』王自辨曉，訖不置，繇是見疏。帝召諸王宴，秦王感母之不及有天下也，偶獨泣，帝顧不樂，妃媛因得中傷之，爲建成游說曰：『海內無事，陛下春秋高，當自娛，秦王輒悲泣，正爲嗔忌妾屬耳。使陛下萬歲後，王得志，妾屬無遺類。東宮慈愛，必能全養。』乃皆悲不自勝。帝惻然，遂無易太子意。」（註十四）

雖然中國歷代除武則天外，再無其他女皇帝，政治權柄彷彿都是把持在男人手中。可是，皇帝身邊的嬪妃，卻往往對政策有決定性的作用；在迷戀聲色及酒池肉林的皇帝身上，這更像是一條不變的定律。因此，建成和元吉會利用後宮佳麗來謀畫皇位，必定也是看到了后妃強大的影響力的緣故。然而建成並未把握住手中的優勢，反倒是使自己成爲了政變的主謀人。勝利也逐漸地向世民靠攏。

「帝以建成首謀，未忍治，即詔捕王珪、魏徵及左衛率韋挺、捨人徐師、左衛車騎馮世立，欲殺之以薄太子罪。乃手詔召建成，建成懼，不敢往。師勸遂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諫建成捐車服，輕往謝罪。乃詣行在所，未至，屏官屬，逕入謁，叩頭請死，投身於地，不能起。帝怒，夜囚幕中，使兵衛守。會文干陷寧州，帝驚，以宮近賊，夜率衛士南趣，山行十餘里，明乃還宮。」（註十五）

「召秦王問計，對曰：『文干豎子耳，官司當即禽之，就使假刻漏之久，正須遣一將可辦。』帝曰：『事連建成，恐應者眾。爾自行，還，吾以爾爲太子，使建成王蜀，蜀地狹，不足爲變，若不能事汝，取之易也。』秦王率眾趣寧州，文干爲其下所殺，以其首降，執宇文穎送京師。秦王之行，元吉及內嬖更爲建成請，封德彝亦陰說帝，由是意解，復詔建成居守，但責兄弟不相容，而謫王珪、韋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於遠方。然怨猜日結。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進之，王暴疾，吐血數升，淮安王扶掖還宮。帝問疾，因敕建成：『秦王不能酒，毋夜聚。』又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東宮，爾亟讓，故成而美志。又太子立多歷年，吾重奪之。觀而兄弟終不相下，同在京師，忿鬪且深。爾還洛陽行台，自陝以東悉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泣曰：『非所願也，不可遠膝下。』帝曰：『陸賈，漢臣也，猶遞過諸子，況我天下主，東西兩宮，思汝即往，何所悲邪？』王將行，建成等謀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爲患；留之京師，一匹夫耳。』因密使人說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洛，皆灑然喜，觀其意，不復來矣』。事果寢。」（註十六）

事情演變至此，已經沒有轉圜的餘地。建成和元吉二人並未如願以毒酒毒殺世民；李淵消極的處理方式更加深了兩派人馬之間的仇恨。

「武德八年，進位中書令。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剛、王世充、竇建德等，太宗切益高，而高祖屢許以爲太子。太子建成懼廢，與齊王元吉謀害太宗，未發。」（註十七）

從這裡，可以看出高祖其實是有想過要命世民爲太子的。可是高祖卻以傳統儒家的方式，將皇太子的大位交給了建成，而非一向表現突出的世民。如果高祖在一開始即位稱帝時便指定世民爲太子，則玄武門之變或可避免。

05.玄武門之變

「俄而突厥寇邊，太子薦元吉北討，欲因其兵作亂。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勸秦王先圖之。王乃密奏建成等與後宮亂，因曰：『臣無負兄弟，今乃欲殺臣，是爲世充、建德復仇。使臣死，雖地下，愧見諸賊。』帝大驚，報曰：『旦日當窮治，而必早參。』張婕妤馳語建成，乃召元吉謀，曰：『請勒宮甲，托疾不朝。』建成曰：『善，然不共入朝，事何繇知？』遲明，乘馬至玄武門，秦王先至，以勇士九人自衛。時帝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德彝、宇文士及、竇誕、顏師古等入。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遽反走，秦王隨呼之，元吉引弓欲射，不能彀者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敬德追殺之。俄而東宮、齊府兵三千攻玄武門，閉不得入。接戰久之，矢及殿屋。王左右數百騎至，合擊之，眾遂潰。帝謂裴寂等曰：『事今奈何？』蕭瑀、陳叔達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失而弗斷，反蒙其亂。建成、元吉自草昧以來，未始與謀，既立，又無功德，疑貳相濟，爲蕭牆憂。秦王功蓋天下，內外歸心，立爲太子，付軍國大務，陛下釋重負矣。』帝曰：『此吾志也！』乃召秦王至，尉撫之曰：『朕幾有投杼之惑。』秦王號泣不能止。」（註十八）

「武德九年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高祖大驚，乃以太宗爲皇太子。」（註十九）

參●結論

玄武門之變後，雖然太宗獲得了最後的勝利，也順利的清除了自己的對手，更登基成爲一代名君，開創了貞觀之治，爲後世樹立了開言納諫的良好典範，奠定了唐朝富強的基礎，然而玄武門之變的陰影似乎是在他心頭縈繞不去。從他對三子吳王李恪所說的話中可見一斑。「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絕覬覦之心，我百年後，使其兄弟無危亡之患也。』」（註二十）很顯然的，太宗並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子孫步上他的後塵。新唐書中寫道，李恪是太宗認爲最像自己的孩子，也具備傑出的能力，但是因爲他是隋煬帝女兒的孩子，因此無法入繼大統，使得太宗最後在廢太子承乾後，立了最沒有殺傷力、懦弱恭順的李治爲太子，

也就是這一舉措，使武則天有機可乘，成了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女皇帝。李恪後來受到唐高宗猜忌，賜死。唐朝宮室的鬥爭，並沒有因為玄武門之變的結束而畫下句點，反倒是由此開了宮室內鬥的先聲。

肆●引註資料

註一、《漫遊中國歷史五千年【卷參】》。p38。林漢達、曹余章編著。

註二、《神州鼎盛 隋、唐、五代十國》。p21。郭伯南著。

註三、《漫遊中國歷史五千年【卷參】》。p39、p40。林漢達、曹余章編著。

註四、《神州鼎盛 隋、唐、五代十國》。p22。郭伯南著。

註五、同註四。

註六、《漫遊中國歷史五千年【卷參】》。p51。林漢達、曹余章編著。

註七、《新唐書》。〈列傳第四 高宗諸子〉。歐陽脩編著。

註八、同註七。

註九、《貞觀政要》。〈任賢第三〉。吳兢著。

註十、同註九。

註十一、同註七。

註十二、同註七。

註十三、同註七。

註十四、同註七。

註十五、同註七。

註十六、同註七。

註十七、《新唐書》。〈本紀第二 太宗〉。歐陽脩編著。

註十八、同註七。

註十九、《新唐書》。〈本紀第二 太宗〉。歐陽脩編著。

註二十、《貞觀政要》。〈太子諸王定分第九〉。吳兢著。